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“敞篷跑车”

□苗君甫

周末在家睡懒觉，接到加班的紧急电话，我一边洗脸，一边对父亲说：“我得赶快去单位，您开车送我吧。”父亲开心地说：“好啊，这就走！”步行10分钟的距离，其实没必要送，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“差遣”父亲送我。

父亲的车收拾得很干净，车身没有一丝灰尘，软软的坐垫是母亲新做的，碎花布头拼出的斑斓颜色，既给银灰色的车增添了温暖色彩，也让乘车人更加舒适。父亲还专门放了裁剪合适的脚垫，我笑父亲：“您可真上心，这车简直是‘高配版’啊。”父亲嘿嘿地笑。

到单位跟父亲挥手再见的时候，父亲说：“加完班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”我兴奋地说：“好啊好啊。您不来接我，我还没办法回家呢。”看着父亲心满意足地调头回家，我不禁眼眶一



热，想起半年前的父亲——

半年前，儿子上幼儿园后，父亲一下子清闲了下来，不再需要每天照顾外孙的吃喝拉撒睡，

不再需要每天带着外孙出门遛弯，帮我带了三年孩子的父亲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，我以为父亲应该心情更好、身体更好，却没

想到才几天时间，父亲迅速变成了“百无聊赖”“一无是处”的人，在家唉声叹气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啥忙也帮不上了。”

看着父亲的精神状态还不如以前好，和老公商量后，我们背着父亲，买了一辆他一直没舍得买的车。父亲的惊喜溢于言表，绕着车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摸摸车身、拍拍座椅、扶扶后视镜，视若珍宝。经过“驾驶技巧示范”“安全事故发生教育”“上岗培训”等环节之后，父亲熟练掌握了驾驶技术，真正成为“有车一族”。

有车之后的父亲，重新忙碌起来了。

我加班的时候，父亲开车替我接送孩子，爷孙三人一起回家，路上听着孩子叽叽喳喳讲述幼儿园的事，父亲说，那是他最舒心的时候。父亲的车就像一个移动的城堡，把快乐的时光用心储存，也

让“老无所用”的感觉随风飘散。

母亲做了好吃的，父亲也会开车给我们送：有时是红薯叶菜馍，有时是自制凉粉，有时是家里菜地摘的茄子、西红柿，还有时候是东街邻居让尝鲜的山竹、西头大娘送家里的小点心……只要是父母认为“稀罕”的东西，父亲都会开车送过来。父亲的车也像一艘摆渡船，把父母的疼爱从娘家一路咿咿呀呀地摇过来，让结婚之后的我隔三差五地收到家里的温暖和惊喜。

有车之后的父亲，重新找到了“归属感”和发挥余热的地方，他开着自己的车，神采飞扬、精神焕发地奔波在父母家和我家的路上，一路开心地哼着地方戏。

如你所知，父亲的车其实只是老年人的电动三轮代步车，但它却是全家最珍爱的宝贝，我们都叫它“敞篷跑车”。

润泽心灵的道白

——读毕淑敏《我们的心灵》

□钟芳

身处知识经济时代，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人们都期望能潇洒以待，应对自如。尤其身处逆境，更需要我们呵护好自己的心灵。当代著名作家毕淑敏的《我们的心灵》一书，用清新朴实的文字、深入浅出的剖析、饱含关切的疏导，在“窥他人故事，思自我人生”中，为人们如何正确认清自己与世界，开出了一剂暖心的良方。

有别于坊间貌似深刻的“鸡汤”文，此书中，毕淑敏更多以作家的责任担当，为我们在纷繁的现实中树立正确的“三观”理清了思路。在她看来，现代社会节奏很快，方方面面的压力汇聚到一处，人们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战是空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呵护心灵，是明智和刻不容缓的事情。如何疏解生活中的重压？毕淑敏通过一个人赖在地上、众人去拉的心理游戏，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内心颓废，不想振作的时候，纵然外界施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力量，也很难改变其困境。唯有认清自己，发现未知的自己，才能突破自己。她把这种蜕变过程，形象地比喻为“补天”，并力主“面对困境和压力，应该自己炼出五彩石，自己登着山顶去补，才是应有的人生姿态”。

书中，许多故事都取自毕淑敏的所见所闻。诸如现实中的困惑，心灵的迷茫，工作、生活中的纠结，爱情和事业上的不顺，在她笔下，都有所涉及。毕淑敏以悬壶济世的胸怀，为这些困顿者排遣内心的郁结。一方面循循善诱，辅以春风化雨般的心理“按摩”。一方面又通过她意蕴深长的书写，为他们送去温暖的精神力量。对生活抱怨者，她劝导

■图片故事

山一般的芋

□吴建

教完谢冰莹的作品《故乡的烤红薯》，看到孩子们脸上露出对红薯的向往之情，我也不禁想起故乡的山芋来。

饥饿的感觉时常伴随着岁月，那是永远抹不去的瘢痕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我刚记事，那时家家都不宽裕，不用说鱼肉，就连大米在乡亲们的餐桌上都极鲜见。饭桌上的主食，春夏是瓜菜，而秋冬则是山芋。

山芋是故乡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之一，它像庄稼人一样性情温和朴实，对土地要求不高。乡亲们将松软的沙地做成一垄一垄的，到了春末夏初，把培育好的山芋藤剪下，栽在垄上，嫩嫩的山芋秧子起初病恹恹的，像睡着似的，然而浇些水，只两三天，那些山芋秧子便“睁开眼”了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全都精神抖擞地挺立着。盛夏，垄地上的山芋藤便蔓延开来，舒展藤叶，匍匐一地，这时，人们就会剪去一些，否则会影响山芋的生长。而剪下的山芋藤也不会浪费，把它切成碎状搅拌在糠里就成了猪的上好饲料。如果把叶梗掐去叶子，撕去茎，爆炒，那么饭桌上就多了一份美味佳肴。母亲炒时还爱滴些自家酿的豆酱，撒些红椒丝，加点糖，这样炒出的山芋茎，端上桌后，红是鲜红，如火苗；翠是生翠，如碧玉，盛在白瓷盘里，简直白石图画一般，野性十足，食之更是清嫩喷香，自有一种天然的韵味。

山芋长在地里就像乡村的孩子一样，不需要别人的关照，照样疯狂地生长，而土里也随着山芋秧的疯长孕育着一个个的小山芋。跟着大人下地时剪山芋藤，山芋地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经过人为节制，山芋藤终于有些喘息的迹象了。仔细看，能隐约瞅到里面埋伏着的山芋。掏一个山芋，不大，但可以吃了，于是在河边略洗洗，咬上一口，脆生生的，会有淡淡的白浆溢出，不算甜，但别有一种野脆与清香。

挖山芋一般是在初冬，一场浓霜之后，遍地苍绿的山芋藤叶

转眼变成枯黑。乡亲们踏着银色的白霜，呵着白色的热气，细心地割掉一垄垄山芋藤，然后顺着垄，举起钉耙锄山芋。钉耙高举轻落，小心翼翼，生怕“抓”破了山芋，因为，山芋破了是不能贮藏的。山芋藤挑到生产队大场上一堆堆码好，留着喂队里圈养的猪，而山芋则就地分给社员。男人们挑着装满山芋的担子，“嘿哟、嘿哟”地打着号子，那喜悦的劲儿一点也不比分割到稻谷逊色。

整整一个冬天，我们几乎都是以山芋度日的。早上山芋粥，中午山芋汤，晚上焖山芋。吃不了的山芋，一部分切成细片，摊在竹帘上曝晒数日后，收进袋里，慢慢食用。一部分存进地窖里。开春后，窖存的山芋含糖量极高，甜得粘嘴，胜似蜂蜜。山芋最香的吃法是把它埋入烧柴的余烬里，半个时辰后，拨出来掸去黑灰，揭去黑皮则金灿灿的，

氤氲着香气，软糯糯的，恰似煮得生熟参半的鸡蛋黄，那是我童年最垂涎不已的美味。

“六七十年代山芋当宝，二十世纪山芋解馋。”在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今天，山芋依旧受到乡亲们的喜爱，故乡的餐桌上仍时常能看到它庞大的身影，那是为了营养搭配和回归自然。

我曾不解，为什么故乡人不叫山芋为红薯？仅仅因为山芋是故乡粮食作物中个头最大的食物吗？非也，故乡方圆数百里都沒有一座山，乡亲们对大山充满了神往。故乡把红薯叫做山芋，是乡亲们对山芋情有独钟的一种情感流露。在饥饿的年代，是山芋养活了乡亲们；而在今天，山芋又成了乡亲们解馋长寿的佳品。山芋，在故乡人眼里，具有大山一般厚重博大的品格。

山芋，就是故乡人心目中的一座沉甸甸的大山！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书海掠影

